

卡尔·李卜克内西

明·亚诺夫斯卡娅 著
谢纪青 译

工人出版社

PDG



卡尔·李卜克内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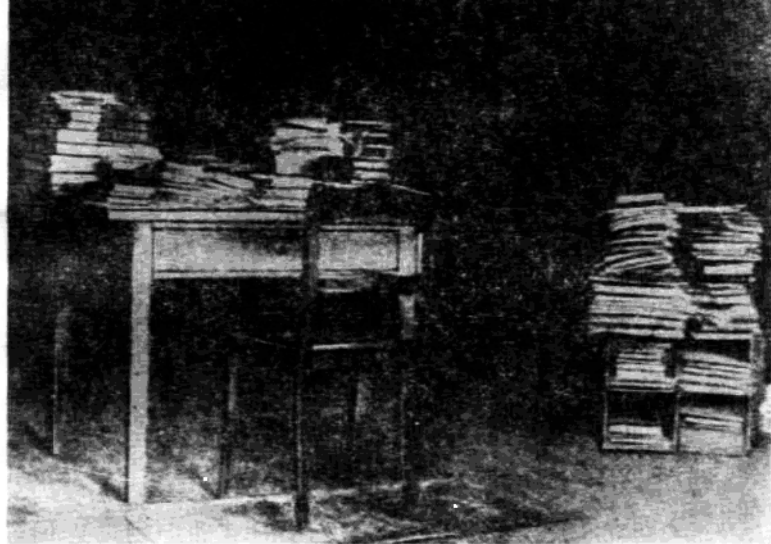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
威廉·李卜克内西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母亲
娜塔莉亚·李卜克内西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妻子儿女们



在囚室里，卡尔·李卜克内西仍然坚持读书和写作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街头向群众作反战演说

译者的话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他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马克思、恩格斯和倍倍尔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的家庭常有来往，对卡尔·李卜克内西思想上的成长给予很大影响。李卜克内西早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为1907年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1912年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国会的一次批准军事预算新法案的会议上，李卜克内西以大量的确凿事实，揭露了德帝国最大的军火康采恩克虏伯，这个军火垄断组织为了谋取巨额利润，不惜采取卖国手段与外商签订合同，将大炮廉价出售给国外帝国主义者，用以屠杀本国人民。会上，号称“大炮大王”的克虏伯被驳得体无完肤，无言以对。在李卜克内西的斗争下，议会被迫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军火出售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不顾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以一票的少数反对政府的战争预算。列宁曾高度颂扬李卜克内西的英勇行动。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是可耻的，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只有李卜克内西才代表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革命。李卜克内西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头目的背叛行为不断进行无情揭露和坚决斗争，并严词拒绝参加联合政府。

李卜克内西十分重视工人运动，尤其重视对青年工人、士兵的思想教育。他在青年工人和士兵中广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主张，在演说、文章、传单中说：“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就在德国，这就是：德帝国主义、德国主战派、德国秘密外交。德国人民必须战胜自己本国的这个敌人……”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他带来希望，使他欢欣鼓舞，他在狱中写了《告德国无产阶级书》。信中写道：“俄国工人阶级做得对，你们应该仿效他们的榜样！”以后他在工人中间广泛宣传吸取俄国经验，主张武装起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他在工人、士兵，在广大群众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

李卜克内西曾两次被捕入狱。一次是1904年禁闭于格拉茨（一年半），另一次是1916年在罗考的苦役监狱（近两年）。在这些艰苦的年月里，他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生活上都遭到严酷的磨难，但他一直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坚持锻炼，增强体力。每天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八点进行枯燥繁忙的劳动；傍晚在夕阳和路灯的光亮下从事写作。在狱中，他写了许多指导工人运动的文章、传单和长篇论著。除此之外，还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各国文学名著。他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现在我能读书的时间太少了……但是傍晚时间渐渐长了，我尽力利用这段时间。我满怀著一种渴望，好象要把海洋一口喝干。”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要从事写作和读书，该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

这本书是由苏联女作家明·雅诺夫斯卡娅写的。她根据仅存下来的部分文件、资料和信件，以及访问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索菲娅·鲍丽索夫娜谈话的材料写成（索菲娅是俄罗

斯人，在李卜克内西牺牲几年后回到祖国，並在莫斯科居住）。作者说：“此书不是写李卜克内西一生的传记，而只是阐述了这位革命家一生活活动中的几个阶段。”然而通过作者生动的文学笔法，尽管写的是卡尔·李卜克内西一生中的几个主要事件，也给我们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无限忠心，向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顽强斗争的精神，他和工人、士兵的密切联系以及他们对他的爱戴，他的博学和多才多艺等。这对我国读者，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是极有教育意义的。

本书在校订和注释方面，得到复旦大学外文系俄语教研室主任劳修齐同志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谢纪青

1983年6月

卡尔·李卜克内西

苏联 M·雅诺夫斯卡娅著

谢纪青 译

工人出版社

目 录

译者的话

审判的闹剧..... (1)

第一章 父与子..... (11)

第二章 “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35)

第三章 “有了青年，就有了未来” (53)

第四章 在囚室里..... (75)

第五章 “不管是打雷，还是
闪电.....” (93)

第六章 对准克虏伯的大炮..... (103)

第七章 谁在真正地拯救祖国..... (127)

第八章 “让我们来结束这场
大屠杀！” (173)

第九章 在法庭上..... (201)

第十章 “猎人链子上系着的
雄鹰.....” (227)

第十一章 “.....斯巴达克的红旗飘
扬在柏林上空！” (257)

第十二章 “为了最后的胜利.....” (295)

“目击者，请出来作证！” (315)

DB84/5

审判的闹剧

“被告人伦格！”

士兵伦格应声起立。他迅速地扫视了一眼法庭，摆出一付庄重的姿态。听众对他的注意使他感到快慰，脸上得意地闪出微笑。接着就做了个“立正”的姿势，笔直地站在那里。

担任主席的军事法庭检察长埃尔加尔特宣读了士兵伦格的履历和他的鉴定；列举了他对祖国的功绩和他高尚的道德品质。

对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凶手的诉讼过程是在1919年5月8日上午九时开始的。这一天是对德国工人阶级领袖们实行兽性镇压后的一百二十天，是埋葬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三十二位一月战斗牺牲者之后的一百零二天，也是在蓝德维尔克运河里找到躺了四个半月之久的罗莎·卢森堡尸体前的二十三天。

对法庭陪审员的巧妙挑选，是想显示一下军事法庭诉讼程序的民主：四个陪审员当中只有两个是军官，其余两个是军士和士兵。既然凶杀案的全部同谋犯和几乎所有的见证人都是在近卫骑兵师里服役的，所以这桩案子的侦查和审讯工作也都委托给这个师的……军事法庭了。

莫阿比特刑事法庭并没有满座，楼上的座位是空着的。经过挑选的听众坐在“池座”里。出席开庭的特别出入证不能保证通行无阻地进入法庭，因为近卫骑兵师的士兵们

把守住所有的进出口，要对客人和见证人进行搜索。无论是军人，或非军人，一经查出武器，就不得进入法院大楼。

当然，某些被告……是属于例外的。

武装的骑兵把法院周围一整块地区都封锁了，大楼四周用铁丝网圈起来。军队占据了东侧，他们列队站在入口处和楼梯上。而在武装的警戒线的外面，形形色色的人群挤做一团，他们在怒吼着，喊叫着。

人们试图挤进法庭，但都没有成功。审判喜剧的筹划者们，表演者们，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首领艾伯特、军事法庭庭长，直至最后一个被告，似乎都因面临公开审判而表现出无法克服的恐惧情绪。

但毕竟还是有某些“不受欢迎的人”钻进了法庭所在地。就有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坐在法庭最后面的左边靠墙的地方，现在正以忿怒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被告人伦格的背部。

主席——军事法庭检察长埃尔加尔特以故意显示的不偏不倚的态度进行审问。士兵伦格的口供既放肆，又无耻。

的确，他没有否认，他果真是用枪托打了这些人的头部，以后他们就被打死了。他甚至给了每人两枪托。是在什么情况下打的呢？是在1月15日傍晚，当时正好赶上他在“埃坚”旅馆门前值勤，因为近卫骑兵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这个旅馆内。有人把被捕者送到这里，并说还要把他们送到莫阿比特监狱。正当从“埃坚”把他们依次押出来的时候，伦格就在门口干了这一切。不，没有任何人要他这样做，是他本人想要干掉斯巴达克团的领袖们。他和他们有私人的恩怨。当他还是在西门子工厂当工人的时候，他受到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好几分钟的侮辱。为此，他早就发过誓要报仇。

士兵伦格真是“驯练”得十分出色，他连一些细节都没有少下工夫。当主席问他，被打死的这些斯巴达克团员们和“西门子”工厂有什么关系时，他随机应变地答道，他们和所有发生工潮的工厂有关系，更确切点说，他们就是这些工潮的组织者。

是的，是这样，从西门子工厂开始罢工的那个难忘的一天起，他心中就产生了复仇的想法，当然，他伦格是不准备参加到暴动者一伙里去的，他继续劳动。就在这时，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跑到他跟前，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是谁已记不得了，用手枪抵住他的头，要他立刻停止劳动。

“有没有见证人可以证实他的说法？”主席以他通常具有的不偏不倚的神态问着。

天啊，见证人有的是！那天在他旁边劳动的工人都能作证。

“扯谎！”响起了巨大的声音。“全都是谎话！让他叫出见证人的姓名来！叫他们到这儿来……”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敢于破坏这场排练得十分娴熟、顺溜的喜剧的成功演出呢？

主席——军事法庭检察长埃尔加尔特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法庭深处。原告伊奥尔恩斯从自己的座位上欠身站起来。被告席上的军官们本来在相互低声私语，现在却突然沉默了。从全神贯注的听众席上，发出一片嘈杂声。

被告人伦格哆嗦了一下，迅速地转过身来，就好象有谁在他背后用鞭子抽打了一下似的。他厚颜无耻的、洋洋自得的微笑霎时间从脸上消失了。一听到这非常熟悉而愤怒的声音，他的内心战栗了一下。他一眼就看到了敢于这样无所畏惧地进行干预的人。这个人就坐在左边靠墙的地方，坐在法

庭的最后面……这熟悉的眼光，是他兄弟，也是他仇人的眼睛。一双和斯巴达克团员们有联系的兄弟的眼睛，一双他憎恨……并且怕得要死的兄弟的眼睛。

士兵伦格经过一番挣扎，将自己突然暗淡下来的目光缓缓地移到原告代表伊奥尔恩斯的身上。

主席埃尔加尔特站起身来，迫不急待地作出决定：不要理睬这种流氓式的举动，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上面——警察自会对付他的。刹那间，法庭里笼罩着令人窒息的寂静气氛。后来，不知是谁大声而深沉地叹了一口气。听众在低声私语。被告席上的军官们轻蔑地微笑着。原告伊奥尔恩斯安下心来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向伦格赞许地点了点头。

被告人伦格全身缩拢起来，又作了一次挣扎。他心里一字字地重复着伊奥尔恩斯对他说过的话。这是在侦查时的一次讯问中对他说：“您要把一切罪过都承担起来，只要坐上不超过四个月的牢房，以后您面前就会有极其良好的机会。我劝您莫失良机啊！……”想起了这些话，刹那间又记起了另一些话。这是常到囚房里找他的那些师里的军官们讲的：“要末自己承担起罪过，要末就等死……”

伦格回忆了所有这一切，感到有了信心。原来，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至于现在已经是自己的敌人的兄弟，此时此刻，比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奈何不得他了。

原告方面的代表伊奥尔恩斯重新感到同法庭听众充分接触的现实，于是提出了一个隐藏到最后，但又必须随即作出最有效的回答的问题：被告伦格会不会终于吐露出自己突然在近卫师失踪的那个秘密？这个在侦查中一直没有查清的秘密？

伦格得意地笑了一下，是的，现在，他可以说了。在法

庭面前，他将不再隐瞒。他从师里逃跑，然后逃出柏林，凭一些假证件他参加了一个志愿队。这些证件是在杀死“斯巴达克团”领袖之后，从两个他不认识的……斯巴达克团员那里买来的。

法庭里传来一阵象柏油路上秋风扫落叶似的簌簌声。这是男人们从口袋里掏出浆得绷硬的手帕弄出来的响声，想要用它来掩盖忍俊不禁的发笑。然而还是有人有失观瞻地哧哧笑出声来。有人提高声音说：“真狡猾！”于是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左边，因为坐在那边法庭深处靠墙的地方的一个人不久前还发出愤怒而严厉的喊声。

可是那位“不受欢迎的人”这时已经不在了。因为警察懂得在这种场合该如何行事的。

这时，法庭开始把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士兵伦格的健康状况上。被告人在童年时脑部是否害过病？他这一生中是不是常去看医生？害的是什么病？成年时又害过什么病？

法官关心的显然是被告人的心理状况和智力的发展状况。他提出了一连串短促而巧妙的问题。有点惊慌失措的伦格用最简单的“是”和“不是”勉强来得及回答所提的问题。于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所期望的印象，不能认为伦格是无任何能力的，但是，他无疑是个智力不发达的人，他在心理上容易受刺激，不很坚定。

士兵伦格是否向法庭讲了师司令部军官对他发出的具有命令性的训示呢？这些训示是上尉佩特里，海军上尉戈尔斯特·普弗卢格——加尔图恩格和他这个新兵叫不出名字的其他军官发出的。佩特里说：“不能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活着进莫阿比特监狱。”司令官的副官帕勃斯特——普弗卢格——加尔图恩格说：“记住，命令您在他们从旅馆走出时就把他

们干掉。”其他军官命令说：“海军中尉福格利直接把他们带到您那里，您只要用枪托行动就行了。”大家都不止一次地一致怂恿他，硬是向他授意，在李卜克内西走出旅馆门坎的时候，就用枪托把他打死。

车运走李卜克内西之后，军官们回来夸耀说：“李卜克内西的事了结了！要知道，没有破的轮胎破裂了，逃跑的企图也造成了？”士兵伦格是否把听到的这些话都讲了呢？

士兵伦格向法庭说了这些没有？

没有说。只是在晚些时候他对“严厉的”判决感到冤枉之后才用书面申述了这件事。

但是他的声明並沒有结果。

被告席位上除了士兵伦格之外，共坐了八个罪犯。他们都是骑兵近卫师——就是成为柏林反革命势力堡垒的那个师的军官。

八个军官和一个士兵。第十个罪犯没有出庭。人们以后才知道这件事。

主要的杀人犯也都没有出庭，这是事先都知道的。

中间休息时，被告们吵吵嚷嚷地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来到旁听席上和朋友们闲谈。休息以后开始审讯中尉福格利。如果说主席埃尔加尔特是以故意显示的不偏不倚态度来审问士兵伦格的，那末他对福格利的审讯简直就是在进行友好的谈话。

中尉福格利快活而从容地叙述着，他是怎样用汽车押送罗莎·卢森堡的。当然，他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或者已经被伦格的枪托打死。他感到惊奇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穿便服的人跳进行驶着的敞篷汽车，又打了一下躺着不动的妇女。以后，罗莎·卢森堡的尸体在运输车队被一伙斯巴达克团员

抢走了。

随后的几天也是用这种友好的语调来审讯所有的被告和大部分见证人的。法院审理工作是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但是突然间……

“见证人格兰克！行凶时您在哪里？”

士兵格兰克也在福格利坐的那辆汽车里。他们必须把罗莎·卢森堡运到莫阿比特监狱。格兰克供称，人们在地上拖着一个妇女，把她拉进了车内；罗莎·卢森堡头部受到伦格枪托猛击之后，已完全处于昏迷之中。格兰克继续详细地供称，她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因为第一，在汽车行驶时跳进了一个军官，用力地以手枪柄猛击昏迷着的妇女头部；第二，中尉福格利用枪口顶着这个女人进行射击。他，格兰克早已认识中尉，是不会有错的。

见证人出乎意外的供词使原告伊奥尔斯感到很尴尬，他和检查官埃尔加尔特交换了会意的眼色。在被告席上的福格利呆住了，低声地说着威胁的话。

士兵格兰克坚持自己说过的话，不管主席和原告提什么问题都没有把他难倒。

下一个证人——士兵维别尔也来火上加油。他既证实了格兰克的供词，又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他怎样按照福格利的命令和他一起将打死的妇女扔进兰德维尔斯克运河的。以后他才知道，这是著名的斯巴达克团员罗莎·卢森堡，人民亲切地叫她红罗莎。

对证人们的进一步审讯，使残杀无产阶级领袖们的真相大白了。汽车所以要停在蒂尔加登的特殊目的就是迫使被捕者从车里走出而造成他企图逃跑的假象。在那里向李卜克内西开枪的人的姓名已查明，他们是少尉利普曼和上尉戈尔斯

特·普弗卢格——加尔图恩格。已经查明，福格利用枪打死了失去知觉的，生命垂危的卢森堡。在这之前，那个“不认识的人”（福格利拒绝说出他的名字），曾经使尽全力用一个沉重的物件猛击了她的头部。其他罪犯：军官格伊恩茨·普弗卢格——加尔图恩格、什季格、里特根纳、维别尔和舒利茨所起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

近卫骑兵师的军事法庭是在5月14日宣判的。坐在被告席上的三名直接杀人犯：戈尔斯特·普弗卢格——加尔图恩格宣告无罪，第二个是利普曼，判处六个星期软禁，第三个福格利——两年零四个月监禁。其他军官都因“无犯罪要素”而宣告无罪。

法庭对自己的判决说明理由如下：福格利在这一凶杀案中的罪行不能认为是确凿可信的，但是他有责任将被捕者卢森堡安全送到监狱，可是他没有能保证做到，因此，他违背了守卫职责的规章和上级的命令，对此要承担责任。法庭认为被告人在杀害被捕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案件中彼此事先并未进行勾结，并确认在李卜克内西“企图逃跑”的情况下向他开枪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士兵伦格，法庭认为：被告人伦格由于复仇的动机和在并无同谋者和教唆人的情况下擅自采取的行动，这是确实可信的。因此判决伦格两年零两个星期监禁。

过了三天，中尉福格利从监狱里脱逃，隐匿在荷兰。证件是师指挥部和警察局从外交部护照处给他弄到的。

这样，士兵伦格感到委屈了。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应该为大家承担责任呢？为什么只有他应该受到惩处？既然伊奥尔斯斯本人卑鄙地欺骗了他，那他为什么还必须履行向伊奥尔斯斯许下的诺言——承担全部罪责呢？